

薛宗正 著



历代西陲边塞诗

研究

敦煌文艺出版社

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

薛宗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王亦军

封面设计：刘兰生

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

薛宗正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75 插页2 字数340,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87-100-0/I·89 定价：8.55元

序

我国自古即有“文史一家”的治学传统，至今仍有不少史学工作者文史兼通，跨聘两域。薛宗正同志当属其中之一。他专攻新疆古代史，著述甚勤；又长于汉语文古典文学教学，资深日久。欲研究西陲边塞诗歌，此无异于平添双翼，犹如轻车熟路。故其集二十余载研究成果之著即将付梓，而囑我为之作序时，实令我诚惶诚恐，深虑殊荣之下，所序名实难副。然君盛情难却，况吾不时为其著新意所感，虽拖延再三，难禁神驱情致，终欣然命笔。愿略示所感一二，与读者共识。

西域诗历来引人注目，一直是汉语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专题。作品辑注、选注及各类散论，以往并不鲜闻，唯较为完整并立于作家论基础的系统型结集实属罕见。现在，薛宗正同志做了很好的尝试。作者体现了钩沉索隐的治史之风，既立足于前人基础，又不囿于其限而广加搜证；考据甚丰，佐证并重，立论严谨，史料翔实。不仅增补了前人疏漏（特别如清代），同时也弥补了以往就诗论诗之不足。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乃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文史工作者要在理论和历史事实的结合上恰如其分地阐明此理。数年前对边塞诗，近年中对西部文学的讨论，均涉及此题。而且，做为中国西部文学的历史溯源，曾有“西域文学”命题提出。虽尚需坚实的理论构架支持，但至少说明，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在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大文化背景下阐述多元文学现象及其联系，已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对此，薛宗正同志所做尝试也是可喜

的。

务避陈言，力求新意，乃本书显明特点。作者引证西域诗传统源起先秦；以对西域诗文化心态分析来深化一般的作品思想性分析；以具有现代感并使中外理论互为印证的“美学审视”来取代泛泛的艺术性分析，等等，皆使人读来兴趣盎然，倍觉清新，也有一定的深度感。

凡此种种，均说明这是一部颇值一读的研究西陲边塞诗的新著。略陈数例，无以概全。欣喜之余，是以为序，聊表敬意而已矣。

刘 宾

1989年9月20日

鲤鱼山下

目 次

序

- 一 西陲历史交响乐的序曲 (1)
- 二 神州的浮沉分合与慷慨塞上音 (14)
- 三 一代边塞诗风的开拓者——唐太宗李世民 (27)
- 四 初唐诗人骆宾王从征西突厥的诗篇 (39)
- 五 少年王维的英雄壮歌 (54)
- 六 盛唐边塞诗派及其杰出歌手高适 (65)
- 七 岑参——唐代西陲边塞诗的辉煌顶峰 (77)
- 八 唐诗中边防将士的苦情怨思 (96)
- 九 唐诗画廊中河湟西域的沧桑巨变 (109)
- 十 唐朝没蕃人的苍凉悲吟 (121)
- 十一 唐人诗中的西域乐舞 (137)
- 十二 衰弱的宋朝与爱国诗人陆游的西疆狂
想曲 (148)
- 十三 耶律楚材及其西行杂咏 (156)

十四	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诗	(168)
十五	北庭散曲家贯云石	(185)
十六	明人陈诚及其西使纪行诗	(195)
十七	清朝西陲咏边诗的先驱——沈青崖	(209)
十八	乾隆皇帝一统西域的诗篇	(220)
十九	褚廷璋《西域诗十二首》	(239)
二十	纪昀诗中的乌鲁木齐	(246)
二十一	曹麟开的西戍杂咏	(254)
二十二	一代奇才洪亮吉的西戍之歌	(274)
二十三	儒将和瑛主边西陲的诗作	(289)
二十四	颜检西陲诗的恬淡风格	(296)
二十五	长吟出关的诗人李銮宣	(306)
二十六	史善长的西戍纪行诗	(320)
二十七	林则徐西戍诗的爱国者本色	(332)
二十八	邓廷桢流放伊犁的诗词	(354)
二十九	萧雄《西疆杂述诗》评鉴	(365)
三十	铁马金戈的西陲歌手施补华	(377)
三十一	周先檀及其《西征草》	(386)
三十二	清末西陲咏边诗人宋伯鲁	(403)
三十三	历代西陲边塞诗中的文化心态 ——代结束语之一	(410)
三十四	历代西陲边塞诗的美学审视 ——代结束语之二	(421)

一 西陲历史交响乐的序曲

西陲边塞诗乃是我国古代诗苑中的一枝奇葩。它以浓墨重彩激情描绘和咏赞祖国大西北的壮美山川，瑰异景物，奇特的民风；其作者世代相继，蔚然别开生面。这枝奇葩争妍斗丽于盛唐，喷馨沁芳于清代，而萌芽、吐蕾于先秦、两汉时期。当然，这初生的幼芽、嫩蕾仅仅是明媚春光到来的前兆，是这部繁弦重管的西陲交响乐中的序曲。然而正是这一历史序曲引起了万人屏息，千耳共聆，导迎着颂春主乐章演奏阵容的登场。

（一）周穆王、西王母的对歌 与屈原的《离骚》

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汉置河西四郡和凿通西域以前华夏民族的活动舞台局限于中原，而对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一无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传说华夏祖先之一的黄帝——颛顼部落即来自西方，这一部落带来了龙图腾信仰，昆仑圣山观念，带来了有关流沙、大荒、河源等古老尘封的记忆，以及以玉石为宝饰的习俗。现代考古发现，早在遥远的上古时期和阗特产的美玉已传至中原，东海之滨的美丽贝壳则出土于新疆的巴里坤一带，说明我国东、西方之间玉贝交换的历史更早于丝绸贸易，而在汉字结构中玉和贝恰是组合宝物类形声字的基本偏旁、部首。国祚垂八百年之久、在我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周朝亦发祥西方，并同一度遍布河西、河源、西域、帕米尔

高原的西方大族羌人世代联姻，根据《诗经·公刘》推测，公刘迁豳前其祖居之地似亦非关陇，很可能更在远西，否则其部落“匪居匪康、迺遄迺疆”到“其军三单（战）”、“迺跼溲原”的长途迁徙就不易得到合理的解释。凡此种种都足以印证祖国西部地域对于华夏先民并不陌生。

最具说服力的物质证据是汲郡出土的古简《穆天子传》，该书明确记述了周穆王于元前十世纪一次西巡壮游，在此次西巡中曾与西羌首领西王母对歌唱酬，史称《白云歌》，它似乎就是我国西陲边塞诗的最初萌芽。

现存较好版本道藏《穆天子传》内收晋济北侯荀勗所撰序文，详尽地叙述了这部古籍出土的经过，并作了考订：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民盖襄王也……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此书所载，则其事也……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

晋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晋汲郡古冢乃魏惠成王子之墓，《穆天子传》出土于斯，至少当属魏国古书。本世纪初疑古之风笼罩学坛，出现了不少否定此书，断言为伪品的论调，但理由皆不充分。至正十年北岳王渐玄翰《穆天子传》序明白指出该书“其事虽不典，其文甚古……太史公记穆王宾西王母事，与诸传说所载多合，则此书盖备一时之详，不可厚诬也。春秋之时，诸侯各有国史，多庞杂之言，下逮战国、王迹息而圣言湮，处士横议而异端起，人人家自为说，求其欲不庞杂，其可得乎？”清人洪颐煊更进一步根据其语言、文风考证《穆天子传》确属先秦古籍。因

为此书“虽残编断简，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聘礼》云：‘管人布幕于寝门外’，郑君注云管犹馆也。古文管为官，此书云：‘官人陈牲，官人设几’，乃古文之仅存者，《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此书云：‘纪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与《尔雅》所记合，《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崩，子共王繄扈立’，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作伊扈，此书云：‘丧主伊扈’，伊扈即共王也，尤足与经、史相证。”以上诸证，足以确定《穆天子传》即为先秦古籍。当然，此书经历了千余年的流传已有所变化，如汲郡出土本送交晋秘书监时已有所残缺，晁武所见本为8514字，今本则仅6622字，然而这一变化仅为数量，并不影响此书的性质。因此，这部汲郡古籍所反映的穆王西巡事迹未容妄加轻视，其中或多或少保存着我国上古时代的遥远信息。

周穆王是西周第五代君主，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947年在位，参稽今本《竹书纪年》，其西巡似因伐犬戎而起，顺势出访其姻族羌人诸国，其旨显乃联羌制戎。羌，即姜姓之邦，语言属汉藏语系西支，与新兴的犬戎语类迥异，却与操汉藏语系东支的周人同源，而原始汉藏语显然较现代汉语和藏语之间的相通处要多得多。故《穆天子传》记穆王此行历经赤乌、曹奴、容成、甄韩、西王母、寿余、诸干、重饴、西膜、巨蒐诸部大都语言可通，唯会见西膜君长时曾假以译员，说明以上诸部都是羌人。易言之，公元前十世纪时代西域的主体居民乃是羌族，西膜则属另外一族，应乃白色人种的西密利安人之古译，或即公元前三、二世纪在西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塞人（Saka），月氏人很可能与犬戎同源，大部分都是从漠北、河西转徙西域的，至于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族入主西域更是以后的事了。同此穆王西巡一路非常顺利，沿途受到很好的款待，互馈礼品。书载穆王十八年（公元前985年）甲子经西王母部，乙丑，为西王母宴于瑶池之上，

席上西王母作歌：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语气极为亲切、挚密，表明此部今虽与周山川间隔，“道里悠远”，但在历史上却存在着一定的亲属渊源关系，周穆王吟答：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①。

也很有认同宗的意味。西王母又接咏：

俎彼西土，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于鹊与处，
嘉命不迁，惟我惟女，
彼何世民，又将去子，
吹笙鼓簧，中心翔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②。

译其口吻，俨然周之远藩。且周穆王与西王母所吟，皆为工整的二音步四言诗，与《诗经》中保存的周诗相同，其风格之古穆典雅亦复肖之。奇怪的是，西王母部所用的乐器也是周人的笙簧。此西王母未必是女性，也未必是意译，倒很可能是直录其音。至于瑶池的地望，学术界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说是青海湖，则与书中所记行程、方位不合。此地显然是在新疆，依其车辙道里睽之，应在今赛里木湖附近，当年西突厥酋阿史那贺鲁所据之莫贺城，及突骑施酋乌质勒初兴时所据之弓月城皆在此湖附近，此二人皆受唐封为瑶池都督，恰可与此推论相互参证。

最初弹奏西陲交响乐的乐师不仅有周穆王，还有远在江汉流

①②《穆天子传》。

域的楚人屈原，其名作《离骚》中关于流沙、昆仑、赤水、大荒的一系列生动描写，表明他对于祖国西部地区也保存着悠远的古老记忆。

楚虽建邦南国，其王族却非南方土著，屈原即属王族成员之一。《离骚》开篇自叙身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乃黄帝之族，楚王室即其后裔。这一家族先由西方徙来。击败炎帝、蚩尤，一度入主中原，并与以上中原土著渐融合为一。此后炎帝正裔复兴，此族仍列身中原华夏部落联盟，高辛氏当政，为之火正，舜、益、禹、启之世仍属华夏联盟的核心部落。其中一支随舜南征来到江汉流域。夏衰殷兴，地位稍有变动，周王朝定鼎中原以后，局势大变，这一夏之后胤遂举部南徙，入主江汉，对周天子倨傲不臣，恪守夏礼，继续沿用太岁历。可见楚虽为周目为蛮夷之邦，实非南方文化的原始创造者，而是一批从北方徙来的移民，其远祖更是来自遥遥的西北，故对西方边陲照旧保存着古老的记忆。对此，屈原《离骚》中有非常精细的描写：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①。

诗中由日出之邦写到日落之地，崦嵫即日落之山，悬圃在圣山昆仑之顶，咸池则指西海，日神金乌淹没时必须在此洗涤羽毛，它们的地理方位都在今日的新疆乃至苏联中亚境域，接着诗中又写：

^①见《楚辞集注》。

邐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
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①。

诗中所咏自然景观皆与新疆地貌相合，流沙显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赤水指今塔里木河，昆仑即今之昆仑山，不周山或即中亚铁门关山隘，西海即中亚之咸海，亦即落日之咸池，可见远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生活在内地的华夏人就已对西域的山川、地形、道里有了多么清楚的了解，足证我国的西陲边塞诗确乃源远流长，它萌芽于遥远的先秦时代，并已涌现了周穆王、屈原等古老的乐师。

（二）汉开西域与《西极天马歌》、《霍将军歌》

汉朝是我国历史上引以为豪的辉煌时代，伴随着对匈奴的全面反击，发生了张骞奉使凿空，李广利伐大宛，西域都护府建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自此西域正式纳入我国版图。《西极天马歌》、《霍将军歌》等就是这一系列变化在文学上的反映，它们标志着我国西域边塞诗已初绽蓓蕾。

西汉王朝肇建之初，广大的漠北、西域地区皆置于一个强大的游牧奴隶制政权——匈奴的统治之下，汉高祖亲统四十万大军

^①见《楚辞集注》。

北伐，为匈奴所败，困于平城，被迫纳币求和，吕后秉政，遭匈奴戏侮，也敢怒不敢言，继续以和亲、纳币换取边疆的安宁。历文、景之世，至汉武帝即位，始决心解除这一严重威胁，对匈奴奉行强硬政策，由之双方爆发战争。为了配合北方战线汉军的正面出击，采取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于占领河西，建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以后，又派张骞奉使乌孙，交结西域诸国，从政治上瓦解匈奴对西域的统治，这一战略取得了成功，匈奴统治西域的机构僮仆都尉解体了。代之而兴的是汉朝创立了护鄯善以西使者，派遣汉兵度磧，初步打通了中西交通的大干线——丝绸之路。环绕着这条干线的激烈争夺，不久发生了匈奴唆使大宛王杀害汉使事件，汉武帝决心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李广利乃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弟，奉诏于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第一次出师，西征不利，退至敦煌。武帝下令闭关不纳，促其再次出征，并为之增调兵马，补充刀矛铠弩、军需粮秣，终于公元前101年（太初三年）大破大宛，围其郡，迫其国人杀其王毋寡降汉，遂携大批汗血马凯旋归朝，这是西域地区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历史开端，自此匈奴势力被逐出这一地区，汗血马来应即这一历史性胜利的标志，捷报传来，朝野欢庆，李广利并献《西极天马歌》，踌躇满志，引吭长吟：

天马徕， 从西极。
涉流沙， 九夷服。
天马徕， 出泉水。
虎脊两， 化若鬼。
天马徕， 历无草。
径千里， 循东道。
天马徕， 执徐时。
将摇举， 谁与期。
天马徕， 开远门。

竦予身， 逝昆仑。
天马徕， 龙之媒。
游阊阖， 观玉台。①

大宛素以产良马驰名，这种马周身布满红色血斑，望若血从汗孔渗出，故名汗血马。中亚费尔干纳地区已发现了绘有此马形象的岩画。它奔驰如飞，日行千里，故称天马。《汉书·武帝纪》记：“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可见此诗的作者即为名将李广利，全诗采用二音步、三言体写成，为历代诗体中所罕见。李广利出身于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家族，其姊李夫人善舞，其兄李延年乃汉乐府的主持人，精通乐律，故李广利不仅在军事上表现了卓越才能，在诗歌体裁上也有所创新，从中流溢出其绝代才华。

丁福保编《全汉诗》卷一还收有汉武帝同一标题作品，显然是在凯旋庆功宴席上和李广利之作：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障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汉朝法承秦制，文宗楚风，汉帝列氏家族世代皆善楚歌，如高祖之《大风歌》、《鸿鹄歌》，武帝亦精此道，曾赋《秋风辞》、《李夫人歌》、《落叶哀蝉曲》、《瓠子歌》等，皆富情采，这首以楚歌形式写成的《西极天马歌》气象沉雄，体现了政治家的襟怀、风度，另是一番格调。

在汉全面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如凿空西域的张骞、平大宛的李广利、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其中最佼佼者还应首推百战百胜的名将霍去病。霍去病本大将军卫青姊子，少善骑射，先从卫青为骠姚校尉，勇冠三军，多次出塞，以功封冠军侯。长而未娶，为之提亲，答以“匈奴未灭，

①见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铅印本，上册。

何以家为！”把他的全部身心贡献于抗击匈奴的伟大事业。正是这位年青将领统兵占领河西，开置四郡，为进军西域铺平了道路。他又继卫青之后，主持正面战场的北伐，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勒铭燕然山，建立了赫赫战功。沿边千里，烽烟不起，实现了边民梦寐以求的宿愿，益封万五千户，拜大司马，秩禄与大将军等。然而这位衣不解甲，过了一世戎马生涯的名将却是一位生性热爱和平的典型中华男子汉，他反击匈奴是因为仇恨战争，被迫只能以战去战，他所追求的理想完全是一个没有干戈，没有弓矢的和平世界。而这一世界的来临又只能通过勇猛的厮杀，才能得以实现。他唱道：

四夷既护，诸夏康兮。
国家安宁，乐无央兮。
载戢干戈，弓矢藏兮。
麒麟来臻，凤凰翔兮。
与天相保，永无疆兮。
亲亲百年，各延长兮。

这就是著名的《霍将军歌》。此诗全用四言，肃穆安详，若听钟磬之音，风格与李广利之三言，汉武帝之楚歌又不同，深得风雅遗韵。而爱国主义的尊王攘夷思想则是萦绕全诗的主旋律。

从《西极天马歌》到《霍将军歌》，反映了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在凯歌中胜利前行的历史进程。其结果，汉朝开置了河西四郡，建置了西域都护府，创置戊己校尉，大批军民沿着周穆王车辙故迹，追踪着屈原梦游的翅膀，涌向西部广袤的疆土。

（三）细君公主、李陵的悲歌 与崔駰的《安封侯诗》

西陲边塞诗所弹奏的并非都是慷慨激昂，欢庆喜悦的乐调，其

中必然掺和着一些悲凉凄恻的不和谐音符，这些反映了汉朝在反击匈奴战争中所付的沉重代价，是一代牺牲者痛苦的心理折光，细君公主和汉将李陵的悲歌即为其代表作。

细君乃西汉江都王女，汉武帝册封为公主，远嫁乌孙王，以结婚亲。乌孙乃西域大国，建国于伊丽河流域，同匈奴有世仇，张骞北使月氏，未能结成反匈奴的军事联盟，遂转而结盟乌孙。但乌孙对于汉匈斗争，初期仍持观望态度，为了巩固同这一西域大国的同盟关系，细君遂衔朝廷和亲重命来到乌孙。这是第一个远嫁西域的汉朝公主。和亲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联姻，谈不上真正的个人感情。细君自幼生于绮罗丛中，而乌孙乃逐水草而居，语言、风俗同汉朝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细君公主至乌孙后虽别置宫室，而“岁时一再会，言语不通”，举目茫茫，四顾无亲，难免弔影自悲，因赋诗述怀：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 远托异国令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还故乡。①

诗中生动地展现出穹庐、毡墙、肉食、酪浆等游牧民族的生活图景、碛西风情，寄托着望鹄思归、怀念故土的愁思，写得苍凉、凄惋。其用意或为感发武帝，冀求生归，但和亲公主身膺结交西域，共抗匈奴的特殊政治使命，不能不为之作出个人牺牲，而这种牺牲毕竟是痛苦的。《细君公主歌》之所以至今仍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就是由于它蕴涵着这一责任与感情交织、错综的复杂心理矛盾。

汉、匈战争中锻炼出来一批光耀青史的名将，也铸成了不少历史悲剧，出现了一些失败的英雄。飞将军李广父子就是此一历史悲剧的主角。李广，陇西成纪人，善骑射，少年时已驰名塞上，自

①《全汉诗》卷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上册，49页。